

渡海之战细节重现

——解放海南岛战役部分战地日记、通讯 (节选)



渡海部队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。



部分记载海南岛战役的作品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跨海南征

于振瀛

4月1日 于海南岛内村

“要到了，前面就是七星岭！”

领航船工发出的预告，立即通过报话机传到各营。我们急忙把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准备登陆。……

离滩头200米时，战船上的机关枪、火箭筒、六0炮纷纷向滩头守敌开火，把烧红的子弹和炮弹倾泻过去。

刹时间，战舰象中靶的箭一样，“嘭！嘭！嘭！”牢牢扎到琼东北塔市附近北创湾滩头……这是个非常理想的登陆点，岸上没有高山，没有悬崖，也没有大块的礁石，海滩的坡度不大。我们所乘的船是最先登陆的3只船之一。

……

仅仅30分钟，敌海岸防线即被我无敌的勇士们突破了。

师、团首长命令通讯参谋向军首长报告，我们已越过40公里琼州海峡，突破了“伯陵防线”，在海南岛胜利登陆。

4月2日 于海南岛美良

今天的宿营地叫美良，到地方天已经黑了，房东一位大嫂自动帮助我们点灯、煮饭，还从门前一棵菠萝蜜树上摘下一个大菠萝蜜，让我们做菜吃。我们呆呆地望着这个足有水桶大、上面长满小疙瘩的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吃法，她“咯咯”笑着，拿刀把它切开，从里边掏出一团团象鸡蛋大的粘糊糊的东西，放在锅里煮熟……这东西甜得腻人，有人说吃不惯，不过我倒觉得挺顺口。

据各营汇报，全团发现好几名原来决定留在海北的勤杂人员，偷偷藏在船舱里过海来了。听说有个炊事员在渡海之前失踪了，及至船行到海中间，才发现他藏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。他没有武器随身携带一把菜刀……登陆时他随突击班一起冲杀，还用菜刀砍死一个敌人呢。

4月15日 于海南岛塾隆

夜行军35公里。

由于营养不良，疲劳过度，有些战士患了夜盲症，一到黄昏，便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在行军的行列里，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：眼力好的战士用绳子或竹棍，牵着夜盲症的战士。

4月18日 于海南岛福山

中午，战斗在福山打响。我团红一连二排以勇猛的动作，插入由陈济棠之弟陈济南指挥的暂编十三师的核心，打乱敌人，俘敌三十九团团长以下300多人。

在敌我混战时，在一个高冈下，我看见登陆

不久的龙副军长率领部队抓俘虏。我们也上前“捡”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号兵。他说话山东腔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想家，想妈妈。……大家都很可怜这个小战俘，拍着他的肩膀劝他不要害怕，等海南岛解放后，一定让他回家去找妈妈。

4月23日 于海南岛海口市

上级决定留我们这支部队担任海口市的警备任务。

不知道团部从哪里搞到一辆黑色小卧车，车子的挡风玻璃被子弹打了一个洞。

“来来，”单政委招呼我，“走，出去看看。”

我跟着冯团长、单副政委乘上汽车，先到飞机场参观，然后奔向秀英港，迎面遇见刚登陆的师政治部的队伍。报社的同志看到了我，惊讶地跑到我跟前。文印组长孙一斌搥我一拳，亲昵地说：“活见鬼，你还活着！”罗忠言同志抓着我的手，望着我的眼睛，深情地说：“我们以为你死了，我还给你写了悼诗呢。”原来他们听返回大陆的伤员们说，我随八连九连误登离海口市只有几里路的白沙门小岛，战斗3天3夜，弹尽粮绝，拉响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了。

(摘自《从东北到海南岛》，1991年出版)

琼岛战斗二十三天

戴夫

4月1日

下午四时，快进入宿营地了，会见了配合我们战斗的琼北独立团。他们都穿着夏威夷式的服装，灰蓝色的布被风雨侵蚀得变成灰黄，有一部份还戴着钢盔，但帽上的红五角星却都是木质的。女同志特别多，炊事员、通讯员几乎全是女的；还有女战斗员，背上背着孩子，肩上扛着轻机枪。机关枪以至把子最多，还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。言语不通，不能说话，我们的指战员看见他们只是亲切地微笑；他们笑得厉害，特别是女同志，全都打着哈哈，露出洁白的牙齿……

天黑的时候在内村一带宿营，他们一定要坚持在野外露营，让出屋子来给我们住。

4月23日

八时解放琼山，九时进入海口，占领市之东部。

街上没有老百姓，商店全都关了门。

但是过了半小时，从什么地方开出了一辆吉普车，上面满载着学生，喊着口号欢迎部队。于是各家都开了门，街上立即活跃起来了。

敌人真无耻，也真会闹笑话。二十一日，黄竹与凤门岭战争正烈，而且情况已明显地对他们不利了，但他们仍然发出了捷报，还发出通知给各界，要大家派出代表，在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去伪商会开庆祝大会；昨天就是二十二日，各界代表奉命按时到了那里，却不见一个主持会议的人……十二时才讨了回信回来，说会议要延期，今天不开了。代表们走出伪商会的时候，街上的情况已突然改变了模样：汽车仓惶地往来飞驰；所有匪机关部队的电话铃都在急促地发声；街头巷尾到处都焦急地站着官家的男女，每人面前都有几皮箱或一堆行李；车辆的价钱骤然涨十倍；海南大学的海沿上乱响着匪军截船的枪声；秀英码头起了火；一切都乱了。

薛匪的指挥所就设在飞机场，他是一早就乘飞机逃跑了的。

于是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解放海南岛的追歼战，便迅速地展开了。

(摘自《海上英雄》，1951年5月出版)

一零五高地上的渡海英雄们

尤淇

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的最初四天，天天跟敌人的沿海部队战斗着，有的虽然被击溃了，有的还在作着愚顽的抵抗。到了第五天（4月21日），匪首薛岳又从海口一带调了六个主力团来增援，企图趁我渡海大军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，把我们“赶回海里”去。

但是，当这六个团的敌人走到离澄迈东北三十五里的凤门岭时，便被我军的阻击部队挡住了。

凤门岭有三个山峰，最东的一个峰最高，就是一零五高地，它控制着山南的海（口）澄（迈）公路，也是附近诸山的制高点，所以十分重要。但在一零五高地的上端，方圆不过二百米，山上光秃秃的，连一棵草都没有。

我某团一连坚守了这块高地，敌人曾先后动员了三个团的兵力，向我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十三次猛攻，打了十个钟头；虽然我们的弹药打光了，工事也被全部平毁了，战士们也大部伤亡了，在最后的阵地上只剩下了十三个带彩挂花的人员，但一零五高地却始终未曾动摇过。

……

战斗英雄连长朱国胜在他第一次负伤时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自己撕了块布片把伤口上就继续指挥，第二次负伤时叫卫生员看见了，卫生员给他包扎，对连长说：“你的伤很重啊！”连长说：“不要紧，你不要告诉谁知道。”第三次负伤是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，一颗炮弹炸得他满身创伤，卫生员把他扶到山背后，他对卫生员说：“不要把我放得太远，我还要听前面情况。”等到担架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。

卫生员马良佐接连不停地包扎了三十多个伤员，后来一块弹片从他手上飞过，割断了他的一根手指，但还连着一张皮，血流的很凶。马良佐马上拿起剪刀来，把坏手指卡啞一下剪了下来了，擦了一擦手上的血，又继续给伤员包扎起来。

(摘自《从粤中到海南》，1951年3月出版)

海南岛解放战役断片

周明

（四月）二十五日早晨，激烈的枪炮声从南面传来，好像给战士们服了兴奋剂，因为谁都知道：只有战斗的胜利才能结束这艰苦与疲劳。大家立时振作精神向前挺进……

当我们走近黄竹市的时候，看到了一群群俘虏和成批的战利品。这一次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五一师师部、保一师师部、四五一团全部和四五二团、保一团各一部。

从黄竹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公路两侧到处是被丢弃的弹药、衣服、纸张和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。我们称敌人“作着‘自由式’的‘轻装’”。在我们紧紧追赶之下，敌人是如此狼狈地逃跑了。

过了嘉积市，路上被遗弃的东西更多了：步枪、重机枪，一颗颗炮弹和一箱箱的子弹横七竖八地被扔在公路两旁。一辆大汽车从桥上翻到河里，“四脚朝天”仰卧在那里，还有轿车和吉普车零散地停放着。敌人的“海口长官公署”的电影放映机，也丢在龙滚村的山坡上。

这就是敌人穷途末路的样子。

(摘自《漫记海南岛》，1950年12月出版)

(上接 B2 版)

《海上练兵记》生动地讲述海南人民焦急迎接解放的心情与积极的热情。戴夫写道：“四月六日：据海南岛来人谈，‘迎接大军大规模登陆’，已经成了全岛一致的斗争口号。过去了，已不再讨论通过敌人见面了，他们现在关心的，是如何迎接大军大规模的登陆。就象平常见面总爱问‘吃过了饭没有’一样，老百姓碰在一起，只要一谈话，彼此就会问：‘你准备了什么东西呀？’海南岛人人都在准备着迎接大军的東西”。

渡海部队到处得到了海南人民的支持。《从粤中到海南》的作者“琼崖黎民山区访问散记”中写道：“三月初，当我军最初在琼崖东海岸登陆的部队，在二夜一天的海航中遇到了风暴，大部分船只相互失去了联系，不得不单船登陆的时候，境遇是十分险恶的。但是只要是能够通过敌人的第一道防线，稍稍往里面运动，到处便可以遇到琼崖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人员、游击队、以及不顾一切危险前来欢迎我军的人民群众。”

从记者们的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热烈的会师中，他们与琼崖纵队有了直接、全面的接触，对海南琼崖纵队所经历的艰苦斗争也给予更直观的描述，表达出了渡海部队对琼崖纵队的深深敬意。

李友琼在“漫记海南岛”中对琼崖纵队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在海口的大街上，我遇到不少身躯矮小的青年战士，他们臂上挂着‘公安’臂章，头上戴着蓝色的旧式军帽。帽上是解放军的红星八一帽徽。身上却穿着形形色色的便衣。而且多半是褴褛的。经过询问，才知道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琼崖纵队的同志们”。

周明的“海南岛解放战争断片”也记述了4月17日登陆后，与琼崖纵队会师的情景。他写道：“他们穿着黑色或蓝色的衣服，下身只穿一条短裤。他们的衣服退了颜色，有的残破的露出了肉。脚上，他们穿着胶皮胎带做成的鞋子。有的是干脆赤足。他们的腰际结着一个小包，有的则仅背着一小片席片。这样的行装，说明了我们兄弟部队，是忍受着无限的艰苦而英勇地战斗过来的”。

解放了，欢笑写在海南人民的脸上，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，也是海南人民的胜利。《初访五指山》中说道：“新解放区的大人和孩子们，站满了村子口，热情地向我们招手。我挥动着军帽，他们更热烈地欢呼起来。在这一刹那，我意识到是红闪闪的帽徽给予了他们无限的兴奋和喜悦”。